

## 段驯龚自璋抄本诗集考

王 洪 军

哈尔滨师范大学图书馆现藏有抄本《金坛段女史龚太夫人遗诗、仁和龚女史朱太夫人遗诗》(合订本不分卷)一册。书名是后人根据抄本内容所题。抄本的前半部分是金坛段女史龚太夫人遗诗,后半部分是仁和龚女史朱太夫人遗诗。书面右上角双行题有“吉光片羽、抱残守缺”八字,右下角有“蓉孙珍藏”、“辛卯十月”字样,并钤有“容孙珍藏”章。该抄本首尾残损,首页单面存诗四首,其中有两首诗字句不全。在仁和龚女史朱太夫人遗诗部分,有“小太平庵主人剩稿”、“仁和瑟君龚自璋”字样,并钤有“容孙珍藏”章。

金坛段女史龚太夫人即段驯,字淑斋,江苏金坛人,大文学家段玉裁的女儿,嫁与仁和龚丽正为妻,生有龚自珍与龚自璋二子女。段驯擅长诗文,著有《绿华吟榭诗草》。馆藏抄本,由于残损,仅存有段驯诗共 78 首,又附词 2 首,附“归佩珊和诗”1 首,计 91 首诗词。胡文楷先生编著的《历代妇女著作考》有与之相关的记载:“《绿华吟榭诗草》(清)段训著,《两浙輶轩续录》著录(未见)。”检阅《两浙輶轩续录》,卷五十三段训条:“段驯,字淑斋,江苏金坛人,贵州玉屏知县玉裁女,江苏苏松太道仁和龚丽正室,著《绿华吟榭诗草》。”该书的编著者潘衍桐在卷首自序里有这样一段记载:“余于往春,有征诗之事,启布两浙,搜采群集,輶轩所至,聚录实多。嗣是缙绅大夫学官生徒,或取诸家刻,或拾其遗烬,投赠纷纭,写官络绎,未及期年,已逾万家。试事既毕,益并力于此,以六百日之久,集

数十人之力，博收慎选，穷日至夜迄于今，兹书乃告成。”据此我们可以知道作者是见过《绿华吟榭诗草》的。潘衍桐在自己的《缉雅堂诗话》里补充写道：“淑斋为定庵母，夫人有女自璋，字瑟君。《绿华吟榭诗草》其所手写，娟秀可喜。一门风雅，至足慕也。”显而易见，潘衍桐所见的应是龚自璋所手书的《绿华吟榭诗草》，坊间尚未刊刻。遍拣诸家藏书目录，实未见诸记载，盖仅限于家藏而已。

潘衍桐的《两浙輶轩续录》选段驯诗4首：《佩珊约登红雨楼不果》1首；《九日登高》1首；《绝句》2首。馆藏抄本里现存的诗作，未见该2首绝句：

轻寒恻恻掩重门，金鸭香残火尚温。

燕子不来春过半，一帘疏雨对黄昏。

夜色新晴月上窗，锦屏遮暖乍生香。

不知庭院春多少，自起笼灯照海棠。

《清闺秀正始再续集初编》（以下简称《初编》）有着和《两浙輶轩续录》大同小异的一段记载：“淑斋为懋堂先生女，工篆。有女名自璋，字瑟君，工书，《绿华吟榭诗草》即其所手写也。”《初编》收有段驯《绿华吟榭诗草》诗7首，分别是：《自题家园话旧图》4首；《九日登高》1首；《晚行》1首；《晓起渡钱塘》1首。除《自题家园话旧图》诗题及诗前小序与馆藏抄本有出入外，余则几乎一致。

《初编》为：“《自题家园话旧图》：甲戌春。与韞亭侄女晤于园，喜而作是。家大人亲为序，以宠之，爰题四绝于帧尾。”

馆藏抄本则为：“《自题家园话旧图呈家大人四首》：甲戌春，与侄女韞亭相见家园，喜而作是图也。大人亲为序，以宠荣之，爰题四绝于帧尾。”

很显然，《初编》中的诗题与诗序都是很精炼的，抄本的则显繁琐，前者是为刊印需要，斟酌为之，后者是写作时，随手写上的。《初编》是单士厘女士在任职浙江图书馆编辑时编著的一套书，可知她应该看到《绿华吟榭诗草》原抄本，否则，两者选诗诗题及序不能有

此出入。

仁和龚女史朱太夫人即龚自璋，字瑟君，一字圭斋。段驯与龚丽正之女，龚自珍之妹，嫁与徽州朱祖振为妻，著有《圭斋诗词》。《历代妇女著作考》言：“《圭斋诗词》（清）龚自璋撰，《清闺秀艺文略》著录（未见）。”《清闺秀艺文略》亦单士厘女士所编撰，既言其事，必有所本。诸家书目却未载。馆藏抄本里共收龚自璋诗 154 首，附词 6 首，仅剩其中 5 首，又附归佩珊和诗一首，计 160 首诗词。

完全有理由认为：馆藏抄本《金坛段女史龚太夫人遗诗·仁和龚女史朱太夫人遗诗》，亦即段驯的《绿华吟榭诗草》和龚自璋《圭斋诗词》的合稿本。题具书名的人，似乎并不知有两本诗集的存在，而根据书的内容，题写的书名。书封面的题字与抄本的字，风格迥异。可知蓉孙仅仅是个藏有者而已，其人无迹可考。

馆藏抄本，必非原本。段驯《赋新妇何三十韵》“归宁空有梦，生计苦多缠”之“宁”字并不是缺笔字，亦即未避讳。龚自璋诗集里有“癸未秋，先慈见背，仲冬返棹新安。忆自己卯归宁上海，得侍膝前四载有馀”，段驯去世的癸未年即道光三年（1823），“宁”字仍未避帝讳（道光皇帝旻宁），因此，疑为民国时期抄本。

馆藏抄本的诗词，多是亲朋诗友唱和之作，为研究龚自珍平添了难得的、可靠的资料。

《中秋夜德州舟次季思叔弟珍儿同作》，母子同时赋诗。接下来一首《壬戌春日偕嫂氏静容舍弟两千虎丘分赋》，相隔一首又题《癸亥春正试笔二首》。壬戌年即嘉庆七年，龚自珍十一岁；癸亥年即嘉庆八年，龚自珍十二岁。段驯的《绿华吟榭诗草》盖是编年体诗集，那么《中秋夜德州舟次季思叔弟珍儿同作》该写在壬戌即嘉庆七年之前，那时龚自珍是十岁左右的孩童。其与《定庵先生年谱》所云“髫龄早慧，好读吴梅村诗，方百川遗文，宋左彝《学古集》，……以三者皆于慈母帐外灯前诵之。吴诗出口授，故尤缠绵于心”相佐证，又与“‘放学花前，题诗石上，春水园亭里，逢君一笑，人问无此双喜’自注乃十二岁时情事”相谐。无疑段驯诗是对龚自珍年谱的最

有力的补证。

龚自璋的《圭斋诗词》里有归佩珊的一首和诗云“艺苑联芳兄及妹，兰帷知己友兼诗”。归佩珊即“归女史懋仪，字佩珊，号虞山女史，江苏常熟县人。巡道朝煦女，上海诸生李学璜室。著有《乡餘小草》”（《国朝闺阁诗钞》卷六）。段驯和龚自璋与之唱和之作甚多，其与龚自珍亦有唱和之作。龚自珍的《怀人馆词》里有“《百字令》苏州晤归夫人佩珊，索题其集”的词章。经常出入龚家的归佩珊是熟谙龚家家事的，故有此语，从馆藏抄本中亦能反映出这一点来。从此句诗中，还可以看出龚自珍深受家学的影响，亦即受其母影响之深。

嘉庆十八年（1813）四月，二十二岁的龚自珍踌躇满志地离开江南入都，准备参加顺天乡试。正羁留京师之际，其妻段美贞在新安病逝，龚自珍急匆匆赶回新安，却未睹其妻生颜。在段美贞病逝之后，段驯作《悼亡妻美贞》诗，并自注曰：“媳为吾弟两千之女，癸酉七月没於新安郡署，时珍儿赴京秋试。”诗云：

落叶悲秋籁，伤怀不自持。髻龄劳梦想，嫁日颇融怡。

断魂归无影，招魂漫有诗。蘋蘩谁寄托，空叹鬓成丝。

为望成名早，沉疴讳不宣。结缡才几月，决别已经年。

枉使归装促，仍教别恨悬。何当奠尊酒，和泪洒重泉。

龚自珍与段美贞是表兄妹，其母诗中颇露青梅竹马之好，婚后融乐和谐幸福。段美贞为能使龚自珍参加顺天乡试，隐忍病情，后又为庸医所误，轻疾成疴。龚自珍惊闻其妻重病消息，急速还家，仍未及相见，终成恨事，此情此意诗文中表露无遗。嘉庆二十年（1815），二十四岁的龚自珍续娶安庆知府何裕均的侄孙女何吉云为妻，其母又作《赋新妇何三十韵》：

今夜团圞坐，挑灯话旧缘。家风本寒素，世德媲先贤。忆我初为妇，扪心幸寡愆。鸡鸣循问省，日出治盘筵。汲瓮甘操作，荆钗不斗妍。几曾寻画舫，何暇理香笺。颇爱清贫味，同筹

藜藿钱。有无真黽勉，疾灾未缠绵。叔子损簏雅，书声旦晚联。  
雍雍敦布被，蔼蔼溢门榜。况有兰闺伴，相依萱室前。宵分频  
问药，秋冷劝装棉。奉养方期永，春晖不少延。两番垂缟幕，一  
恸渺黄泉。了了悲欢迹，堂堂乌兔迁。渐看儿女大，都是嫁婚  
年。燕北风沙地，江南花柳天。妆宁空有梦，生计苦多缠。幸  
遂南来愿，沉疴快一痊。庭闱垂白见，尘土软红湔。风烛参差  
尽，云萍去住牵。昔人伤逝矣，老我意茫然。别抱难言绪，多应  
夙业偏。半生工顺受，往事任抛捐。恨定三生种，心供百虑煎。  
文章惭女戒，身世羨枯禅。遥夜寒机曲，秋风锦瑟弦。诉愁新  
骨月，触绪旧云烟。追远迢迢慕，含毫絮絮宣。平生辛苦甚，吟  
倩汝曹传。

此诗格调低沉，透露出作者凄婉的心境，既是自陈经历，又是  
告诫新妇生活的艰难，既是示范，又有担心，可谓用心良苦。

抄本诗集里有“珍儿计偕北上，有‘落梅风里别江南’之句，亲  
朋相和，余亦咏绝句四首”。兹录如下：

燕云回首意何堪，亲故多应鬓发斑。

此日幸能邀一第，又催征骑别江南。

都门风景旧曾谙，珍重眠餐嘱再三。

盼汝鹏程云路阔，不须惆怅别江南。

云山没没水拖蓝，画出春容月二三。

两岸梅花香雪里，数声柔橹别江南。

樽前亲与剖黄柑，听唱丽歌饮不酣。

岁序惊心春事早，杏花疏雨别江南。

慈母的关爱之心，依依不舍的心情，诗作中酣畅淋漓地表达出来。

龚自璋在《圭斋诗词》中也有和兄之作。《春日登紫翠楼与定庵  
兄话别即和原韵》即为其一：

重叠春山重叠云，满山红紫正纷纷。

一年好景君须记，明日花前手又分。

诗句勉依慈母和，酒颜拼似阿兄醺。

垂杨应解人将别，青眼盈盈意太殷。

此与阿母关心又自不同，定庵兄妹殷殷的手足之情，表达的很是细腻。

龚自珍于嘉庆十五年(1810)19岁参加顺天乡试，至道光三年(1823)32岁时其母去世，参加乡试、会试达八次之多。母子、兄妹唱和之作定当繁多，龚自珍二十七岁之前的诗作，荡然无存。我们仅能从抄本中见到几首其母亲和妹妹的诗，约略知道一点消息。录《珍儿不与会试，试以慰之》如下：

桃李添栽屋不寒，却教小阮意全阑。

待将春梦从婆说，始觉秋风作客难。

黄榜未悬先落第，青云无路又辞官。

长安岁岁花相似，会见天街汝遍看。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仅二十九岁的龚自珍第二次参加会试落第，却以举人任内阁中书职，同年秋天辞职。故段驯诗中有“青云无路又辞官”之句。第二年(道光元年)，不曾会试。道光二年、道光三年，龚自珍两次参加会试，均不售。道光三年其母去世，所以段驯的这首诗当做于道光元年(1821)的春天，时龚自珍而立之年。

馆藏抄本里，透露出龚自珍的信息很多，它为研究龚自珍的家事、段驯对龚自珍的影响，提供了宝贵的资料，特别是为龚自珍年谱添增更多的佐证。馆藏抄本又必有祖本存在。妄拟以残本作石瓦之声，期祖本作金玉之和，为研究龚自珍助力。

作者工作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图书馆

(本文责任编辑：冯惠民)